

花儿

邱华栋◎著



作家出版社

花儿花

邱华栋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儿花/邱华栋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8

(斑马丛书)

ISBN 7 - 5063 - 2427 - X

I. 花… II. 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6208 号

花 儿 花

作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应 红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 830 × 1230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10

插页: 3

印数: 001 - 20000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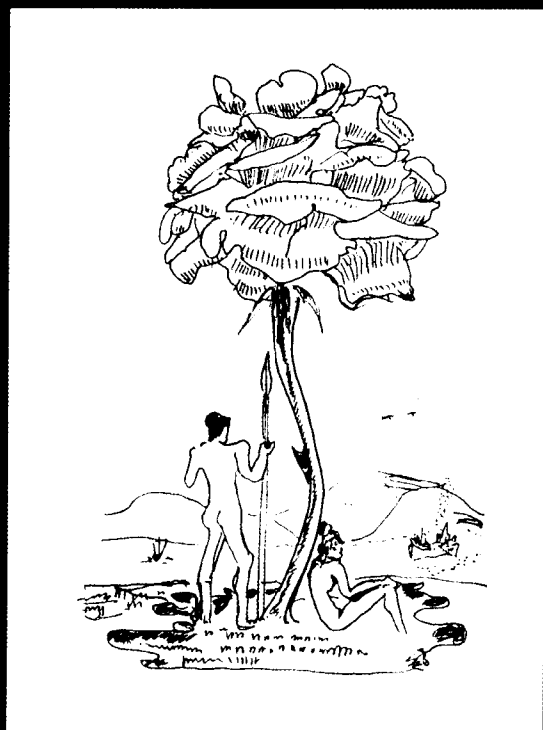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427 - X/I · 2411

定价: 21.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①

马达和周瑾在结婚之前，周瑾曾经怀了一次孕。当时周瑾正在读研究生，所以经过商量，他们拿掉了这个孩子。

但是从那以后，如果他们因为一些什么事情吵架的话，他们的生活中就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情，比如他们在第二天早晨醒来，会发现文竹经过一夜的疯长，已经覆盖了房间的全部面积，他们就像是生活在由文竹构成的森林里一样。为了清除这些文竹，他们要忙上半天。

有时就在他们吵架的时候，可以眼睁睁地看见屋内的昙花竟然迅速地开放，又迅速地凋谢，并且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快得惊人和令人疯狂，当时就把马达和周瑾给看呆了，自动停止了争吵。

而且，这个时候往往伴随着屋外会有很多的麻雀聚集在阳台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这些麻雀甚至还想着要冲进来，它们的脑袋在玻璃窗上碰得叮当响，也不停下来，都快把他们给吵死了。

或者，屋内不知道从哪里会跑出来很多的潮虫，这种多足的温顺玩意儿似乎闻到了他们身上发出的什么潮湿的诱人气味，



不停地向他们所在的床上爬去。那个场面还是十分吓人的，害怕虫子的周瑾总是大声尖叫着，扑打着，以至于他们用尽了“雷达”牌杀虫剂也于事无济。而像是屋内经常出现蚂蚁和蚯蚓的大军，以及他们养的花卉会释放出白色的烟雾，更是经常发生的了。

他们想，是不是已经从大地上和他们中间消失的那个没有出生的“贝贝”在捣乱？这是很可能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要吵架？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吵架。他们结婚之后就经常要吵架，于是就经常有这类古怪的事情发生。

I

路过亮马河的时候，马达看见了河边的那片在冬天都显得郁郁葱葱的冷季型草坪中间的腊梅花树，树上已经开了淡黄色的花，柔和的清香从腊梅的枝头飘散过来，涌进了马达的鼻子，这种感觉让他忽然回到了很久以前的一天。那一天同样是在他闻见了腊梅花香气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后来经过他的长期的努力追求，终于成了他的老婆，现在想起来似乎已经有隔世之感了。

现在是 2000 年的开始，一月三号。马达一直搞不清楚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纪，好像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一百年，另一种认为明年，也就是 2001 年，

才是新的世纪的开始。

管他呢，其实即使是进入了新的世纪，人性的弱点和优点仍旧是不会有多少变化的。从远古时代到今天，人性的特点基本上没有多少的变化，所以，他想起来这些天报纸上和电视上在大做新世纪的文章，约请了不少的名人谈新世纪，就有一些好笑。马达绕过一个拉满了一车鲜花的三轮车，沿着结冰的亮马河的南岸走着。

谁都会知道，在新世纪里人类所要面对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灾难，仍旧不会比已经要过去的世纪少，人性的毛病比如贪婪、自私、骄傲，还有不合理的欲望都不会有多少的改变。所以，在这个跨越世纪的年来欢呼新世纪的到来，无非是新闻媒体给自己找一个话题，同时让所有的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罢了。至于未来是不是特别的美好，那就很难说了，说不定人类自己发明的东西会把人类自己都毁了。

而且人类自己无休无止的对物质和大地乃至宇宙空间那占有的欲望，还可能使人类在新世纪变得更糟，这是完全可能的。

马达沿着亮马河的南岸向一栋高大的写字楼走去，那种淡淡的腊梅花的香气仍旧萦绕不去，恍惚间有一种时空的错位感。

亮马河一带是北京新兴的商务区，这一片地区也是十分国际化的第三使馆区，分布了很多的高级酒店和写字楼。日本、美国、印度、德国和韩国的新大使馆已经兴建或者正在这一片兴建，所以人气似乎在迅速地聚集，到了晚上，这里是一片特别热闹的景象。“野鸡”、乞丐、卖花女和外宾以及衣着光鲜的白领在这里成群地出没着，构成了一个繁忙和繁华的美丽新世界。亮马河

地区是北京国贸桥一带的中央商务区的延伸地带，加上这里又是第二和第三使馆区的连接地区，所以是北京特别国际化的城区，而还有一些大片的空地上，在最近的几年之间，要崛起很多的驻华使馆和高档写字楼以及公寓。

而北京未来的第四使馆区，就在和第三使馆区隔着机场高速公路的北边，现在的曙光电机厂一侧，所以今后这里的发展肯定特别国际化。马达就职的报社就在这个地区，所以几乎每天他都要穿越亮马河一带，对这里的任何一个去处都很熟悉。这里有希尔顿、昆仑、长城、凯宾斯基等四家五星级的饭店，每天晚上，这里都是一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景象。有像普拉纳啤酒坊的纯正德国黑啤酒，还有顺峰这样大款和豪客请客可以一掷万金的地方；有真正美女如云的天上人间娱乐城，也有南美酒吧里的惹火性感南美舞蹈和歌曲；有“硬石”和“星期五”这样的美式餐厅让白领以及老外趋之若鹜，还有可以买到北欧一些珍奇花卉的莱太花卉中心。再有一个风景就是站街女郎很多，一度被称为“停鸡坪”，虽然警察经常扫荡，但是她们仍旧在打游击战。此外，还有办假证件、倒黑市外汇的、卖盗版光盘的。有时候你还能碰见一些外国骗子，假装和你换人民币，然后偷梁换柱的。

而亮马河经过了一次河底的清淤治理，水质好了两年，但是最近又变成了长绿毛的河流了。马达感觉它的水似乎是死水，不怎么流动似的。在亮马河上，有一艘船实际上是一个餐厅，隔着河不远的地方是上岛咖啡厅，再往南就是独特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使馆了。每年的秋天，澳大利亚大使馆后面的一条小街上，两边的树上的叶子黄了，是那种特别璀璨的金黄，比银杏树的叶子还要好看，不知道是什么树，非常美丽。确实，亮马河一

带的人，他们生存的景象是如此不同，差别是如此巨大，除了下层的站街女郎、办假证件的，马达还偶然碰到过原中国国家队的足球教练施拉普纳，他见过他在普拉纳啤酒坊喝德国啤酒，不过特别势利的中国球迷肯定已经把他忘了。他还见过欧盟的专员拉米——当时拉米就在希尔顿饭店外面溜达。至于一些中国名人，在“硬石”就更加经常可以看见，一窝一窝的。而更多的市民在出入着高档的燕莎购物中心和中档的京源商场，忙忙碌碌地生活着。马达觉得亮马河地区是当代北京一个最逼真和浓缩的景观，社会分层从大官大款大腕到高级欢场女郎以及低级站街女、民工，这里的生存景象的多层和多种空间以及它的国际化，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马达现在多少已经厌倦了报纸的节奏，他准备到一个网站应聘，而这个网站就在亮马河边的这幢褐色的玻璃幕墙大楼里。

就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在北京的很多地铁和户外的广告栏里，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和网站的广告，简直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和景象，让马达有一种新时代的浪潮已经扑面而来的感觉。那个时候在北京只要他一抬头，就可以从任何地方看到网络和网站的广告，报纸上也是成版的关于王志东张朝阳们的新闻，新的时代来临的气息特别的明显，他立即觉得自己要老了。

今年他已经 28 岁了，他出生于 1972 年，1990 年上的大学，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北京的一家报社工作到今天，已经五年多了。

刚开始当上记者的时候，马达的热情非常高，因为报社编辑记者在今天还是有一些社会地位和舆论所特有的权力，使干这



一行的人有一种优越感和使命感，加上所谓的“无冕之王”的称谓，马达的工作热情非常高，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写了大量的报道，获了报社内外很多的新闻奖，成了一个著名的记者。

但是干哪一行伤哪一行，现在他那一开始在大报工作的热情早都不见了。一般当记者的都知道，干新闻都有一个热情期，过了这个阶段，人对新闻的热情就不会有多少了。一般这个热情期是两三年，很快你就不会对每天的新闻有什么兴趣了。那个时候就是你的热情已经消退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于马达来说，已经早都来临了。

几年前的时候，他根据群众来信的反映，和报社群工部的头儿，到西南一个省份，对那个省的一个重要官员搞的假政绩工程进行调查。

在调查的时候，在当地的一个记者的协助下，他发现了那个省为了搞政绩工程，在全省的很多农村地区，搞了实际上根本不能用的假喷灌，害苦了当地的农民。他就写了两篇文章，按照规定是完全可以作为内参发的，但是好像是那个省的头头知道了有这样的文章，就跑到北京进行公关，后来稿子一直到了总编那里都不能决定刊发，最后还是以事实不清楚的原因被搁置了。

问题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大约过了三个月，曾经协助他进行过假喷灌调查的那个当地的记者，自己找到了渠道，在新华社的内参上刊发了揭露当地政府官员搞假喷灌的事情。但是当地的官员十分恼怒，罗织了罪名，将陷入圈套、有苦说不出的记者，以强奸未遂罪，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关进了监狱。

听到了这个消息，马达十分震惊，他开始进行解救那个记者的工作，包括通过全国记协、司法部门，但是一直都没有成

功。后来，当他去当地探望已经入狱的那个记者时，发现他已经完全地丧失了斗志，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完全认罪，承认了自己的命运，人已经完全地垮了。

马达这才知道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他到后来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厌倦的感觉。当你知道的现实的不如意和黑暗面越多，而你又对这样的情况无能为力的时候，肯定就会有失望和失落之感。所以后来只要一进报社，他就感到压抑和没意思，总是一副睡不醒打不起精神的样子。从此他忽然迷上了电子游戏，成了一个电子游戏的高手，每天上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玩电子游戏，尤其是玩一些科幻题材的游戏，像《银河飞将》、《黑暗之虫》、《文明》和《生化危机》、《创世纪》什么的，他都玩的特别的在行，渐渐地有了一点不务正业的样子，因为马达把玩游戏的习性带到了家里，而他老婆周瑾似乎就是从这个时候，对他开始不满了。

所以，当网站在北京的地铁和大街上的巨幅广告铺天盖地而来、并且刺激了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就萌生了辞去报社的公职，去“新经济”大潮中一搏的念头。干吗不换个地方、换个活法？

亮马河的河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这完全是一年当中最冷的季节，因此腊梅花的香气安慰了他，而亮马河边上的一个花卉市场早就是人头攒动，那里都是来买早市鲜切花的人们，他们把一把把的鲜花，从花卉市场里带走，脸上带着满足的神情，在这个严寒的冬天，也带给了马达非常鲜活的气息。

马达和妻子周瑾都是非常喜欢花的，这是他们后来走到一起的最为关键的原因。欣赏植物的颜色鲜艳的生殖器，对他们两



个人来说也是一种暗喻，那就是，他们同样会彼此喜欢对方的生殖器，以及它们散发出的气味和分泌出的液体，就像是他们喜欢花的香气一样。

这是他们生活当中的隐秘的部分，因为他们在床上的时候，的确是喜欢彼此口交，这样可以嗅闻到那身体的花朵的奇特气味儿，带来的快感在很多时候已经超过了寻常的做爱方法。他就把这样的原因归于他们都喜欢花，这种植物的生殖器。

在那幢褐色的玻璃幕墙大楼跟前想到这些，马达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因为昨天，他们，他和他老婆的做爱仍旧是充满激情的，这对于已经恋爱长达十年、结婚已经两年的他们来说，也是十分不容易的。马达觉得，即使他们确实经常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吵架，他们还是过得不错的。

他走了进去。豪华写字楼的大堂十分的气派，据说这是一幢 5A 级的写字楼。在楼层单位提示牌跟前，他看到有不少的网站现在就入住在这幢写字楼中，显然是财大气粗。不像他所在的那个已经有几十年报龄的报社，全是五十年代盖的老楼，潮湿、破败，办公室里到处都是蟑螂和多足潮虫在爬着，用的也都是陈旧的办公桌椅，桌子上全部是落满了灰尘的报纸杂志。即使是几年前以前配备的电脑，也早都因为内存的过时，用起来就像是老牛拉破车，速度简直慢得惊人。

显然，网站预示着新生活的召唤。网络，是新的时代来临的象征，而刚好生于七十年代的他赶上了，比他大的一代代人都有闹革命的事情好玩，而他终于有了网络可以和他们彻底拉开距离了。

现在，他按照提示，乘电梯上了楼，然后找到了那家刚刚

成立，正在招兵买马的网站。一进网站所在的楼层，他立即感觉到一种活力，这里似乎到处都是年轻人——比他再年轻几岁的人的面孔。他们在来回地穿梭着，电话声此起彼落，一副特别繁忙的样子。然后他问了一个扎着马尾辫子的女孩：“管招聘的人在哪里？”

她看了他一眼，“是预先约定的吗？”

“是，我接到通知，叫我找金磊总编辑。”

女孩就把他引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小隔断里，拿着他的名片去找人了。很快，一个像是网站总编的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从乱哄哄的人群中笑容满面地向他走了过来，老远就向他伸出了手。那个人一定就是金磊总编辑了。

“你是马达吧？欢迎你来我们网站！”

2

腊梅花引起的记忆使马达立即回到了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是马达刚刚进大学的时候，学校是在长江边上的武汉，一座火炉城市里的一座山上。校园的风景异常美丽，一年四季都是花开不断，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大花园。

马达是在1990年的冬天，这一年的十二月第一次见到周瑾的。十二月，学校里的大部分花卉都已经死亡了，但是腊梅却在这个月猛然地开放了。而且红梅、黄梅和白梅全部都迎着风霜开放了，特别好看。



在校园的一面斜坡上，种了很多的花树，这些在灌木和乔木之间的树丛，到了各个季节都会争芳吐艳，而腊梅的开放也是这个月份的景色。马达路过这一片开着淡黄色腊梅花的树林的时候，惊异于腊梅的香气，就停下来欣赏。但是当他用手拉过来一枝腊梅，用鼻子闻的时候，却没有闻到腊梅的香气。

这使他很诧异，因为只要是你走过这一片树林，你的鼻子都会闻到浓郁的腊梅花的香气，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么靠近腊梅的花朵，却闻不到它的香味呢？

“你这样是闻不到腊梅花的香气的，因为它的单朵的花儿本来就没有太大的香味儿。”一个女孩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了起来。马达转身，看见了一个扎着马尾辫的模样甜甜的姑娘。

“为什么我闻不到？你看，在大老远都可以闻到这一片腊梅花的香气，但是靠近了却闻不到了。”马达很惶然。

女孩子笑吟吟地说：“其实腊梅的香味就是淡淡的，这一片的腊梅花树很多，它的淡淡的香味集中起来，就非常的浓烈了。不过，那边有一种梅花的香味比较浓，我带你过去看看。”

马达就跟在女孩的后面，这个时候他的心中洋溢着一种奇怪的感觉。女孩带着他来到了一棵开着黄花的腊梅树边上，“你闻一闻这棵树的香味儿。”

他拉过一枝开着花的树枝一闻，果然香味十分的浓郁。

“这种梅花的品种和那边的似乎不一样。”

“对，你看，这种腊梅叫小花腊梅，是腊梅花的一个变种，”她说，“你看，虽然它的叶片也是黄色的，但是花的内轮有紫红色的条纹——”这个姑娘看来很懂这些，马达想，他在她的引导下，发现了这种腊梅花与其他腊梅花的细微的不同之处。

这个时候马达有一些回过神了，“谢谢你的讲解，我叫马达，是中文系的新生，你叫什么？”

“周瑾，瑾字是瑾棕的瑾，是一种棕榈树的意思。我是英文系的新生。”

“咱们都是新生，啊，你为什么对花这么了解？”

“我其实并不了解的，我只是喜欢花而已。我喜欢各种各样的花，于是就经常地看书，还喜欢到东湖那边的植物园去。”

马达感到内心一阵高兴，“我也喜欢花，主要是我有一个农学家舅舅，他很小就给了我熏陶。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诸如花蕊、柱头、子房、花萼、花粉囊、花瓣和花托这些名称的。”

他们后来一边说话，一边离开了那一片腊梅花树林，在一条岔路口，理所当然地彼此留下了宿舍的地址。

这就是他，马达和周瑾的恋爱的开端。

两个本来毫无缘由的个体生命就这样开始了彼此的吸引和交往。而马达对周瑾的追求就像是蜜蜂对花蕊的进攻，他是带着一柄长长的肉刺的，而她，则在大学的整个的岁月里牢牢地夹紧了自己的花蕊，就是不让马达碰一碰，这期间马达用尽了各种方法，周瑾就是不让他得手。

而那个时候大学里的男女关系已经相当的开放了。因为学校显得像是一个巨大的花园，所以这里完全是一个恋爱的绝佳场所，因此在浓荫密布的校园里到处都是恋人，自然也有他们的遗留物，比如在白天马达和周瑾在一面山坡的石凳上学习时，就会偶然发现在地上有一只装满了半透明的乳白色液体的避孕套。

马达把它高高地拎起来的时候，周瑾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



西，等到马达告诉了周瑾它的用途，周瑾的脸色十分害羞，立即吩咐他把那个作孽的玩意儿扔到草丛里去，而马达借着这个机会对她的动员工作，照样是丝毫没有效果的。

所以，整个的大学时代从性的角度对于马达来说，完全是一个性压抑的时期，即使是他有这样一个长得十分甜美的女朋友，她也不愿意成为他的性释放的工具。因为那个时候，她还不能够确定他是不是她要嫁的人，所以不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他。从根本上讲，周瑾是一个传统的女孩。

这是马达隐秘的巨大挫折。而他根本就不可能去找到别的渠道释放力必多，因此，马达后来主要是靠手淫解决自己的性问题的，多年以后，每当想到这个事情马达都有深深的罪恶感。

可能很多大学生都是靠着手淫来解决他们的性问题的，大学时代，马达甚至可以从一个人的脸色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完全被手淫折磨的家伙，结果他的发现让他大吃一惊，因为校园里几乎到处都是手淫狂。

七八年以后他在南方和北方的一些大学校园门口发现了自动避孕套售卖机的时候，还是有些吃惊。在1990年，大学里恋人之间做爱，要是怀了孕被发现，就会被开除的。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违反人性的学校规则啊。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讲，确实进步了。至少是在大学附近有了避孕套售卖机，其实在国外中学就发这个东西了。

而直到马达和周瑾恋爱三年多以后，他们已经是就要大学毕业了，而周瑾因为考上了研究生，还要在学校里呆上三年。这时是1994年的初夏，四月的天气已经让学校里到处都是花朵盛开的景象，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是春情萌动，身体里像是涨潮一

样饱涨着激情的液体，周瑾为了承诺他们之间的爱情，才在一个温暖的晚上，在校园里最美丽的一片到处都是雏菊的草地上，向他打开了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的花蕊让他的蜜蜂之刺完全而真切地探寻到了。

马达已经记不起来当时的情景了，但是他对自己期盼已久的时刻的到来，显然准备不足，以至于有一些慌乱，几乎就在他的蜜蜂之刺进入她的身体的同时，可能是因为她的痛楚和他的紧张，他草草地收场了，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就在她的隐秘部位留下了一些黏液，那自然让他羞愧和极度难堪。

当然，在毕业前夕的几个里，因为马达已经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家著名的报社，他们之间的分离是铁定的了。所以，从四月的定情之夜之后，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像是发疯了一样，在学校的各个地方寻找做爱的场所，在那个校园里植物疯长的季节里，不断地逾越着周瑾恪守多年的准则，一次次让马达和她在身体的深处交汇肉体 and 爱情的狂迷与欢欣。他们发现，他们在校园里的任何有花草的地方野合，那里的花草就长得特别快，转眼之间就把他们的身体给掩埋了。他们有着那样充沛的激情岁月，而繁盛的花草树木就是他们的见证。

他们约定，等到她研究生毕业了，就结婚，这个结果完全是他们两个人深思熟虑的可以说是十分坚定的选择。